

1107

衢州名人

衢州市政协文史委

22991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衢州文史资料第29辑]

衢 州 名 人

衢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3年12月



衢州名人

衢州市政协文史委编

责任编辑：潘玉光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3楼

电话：26706633 传真：26701382

印 刷 者：衢州市城东印刷服务部

232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9.5印张

2003年12月初版

印数：1—1500册

ISBN962-450-588-8/D·40169

定价：16.00元

前　　言

三衢大地，钟灵毓秀，巍巍群山，孕育一批批栋梁之材，历史长空，风云际会，隆隆雷电，锤炼出一代代英雄人物。

纵观华夏历史群英谱，衢州也是英豪林立、俊杰星灿：仁德姑蔑王徐偃王，贤淑的明孝贞纯皇后王钟英、辅臣赵清献、刘正夫、赵鼎、余端礼、江万里、马天骥，有柴成务、程宿、汪应辰、刘章、毛自知、留梦炎六状元，有徐揆、徐霖、蒋芸、刘愚、余恂、余章、郑永禧等会元、解元，有一些政绩斐然的都御史、布政使、参政、节度使、按察使，如王玑、赵镗、詹从效、何永芳、徐应秋、叶秉敬、徐日久、赵希琯、徐世荫等，有一些战功显赫的武将，如徐徽言、余玠、罗大春、柴大纪、黄瑞、毛大经、尹国均、蔡福谦、毛渐、张昭尤、杨顺、叶应龙、徐大鹏、毛一阳、邹有传等，有一些雄才大略的六部尚书，如陈叔达、汪韶、徐安贞、祝允哲、王敞、樊莹、毛恺、刘之衡、汪逵、余嵘、徐恢、汪百庆、费淳、戴敦元、王汉之等，有科学巨星赵缘督及徐存、毛晃、刘牧、吾衍、徐需、杨继洲等诸多学者，有一批口碑极好，甚至民众为之立祠的好官，如寓外的杨添、郑辰、方元启、徐珪、方豪、郑尚德、吾绅、詹莱、陆和、事衢的杨炯、王悦、张应麟、李遂、林启、陈鹏年、方召等，还有许多久住本土的社会贤达。虽然，他们在衢时间长短不一，有的生卒于斯，有的成长于此，有的寓外建功立业，有的事衢多年，但都是衢

州的骄子。尽管，他们岗位有别，所处的情势不同，各人的作为不一样，或有爱国保疆之举，或有治国任贤之策，或有科研教育之功，或有利国益民之绩。但他们事迹所焕发的闪光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民族精神：忠于国家、申张正义、勤政惠民、淡泊明志、诚信协和、自强奋进。他们的厚德嘉行已融汇进煌煌的历史文化，他们也成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或称历史文化中的名人。

我们很想在《衢州名人》中入编 80 至 100 篇传记，每稿四五千字，并按辅臣、尚书、将领、事衢良吏、寓外清官、科举三元、学者、乡贤等分类编排，力图以翔实丰富的史料较全方位展示古代名人，可资料缺乏，有的甚至只能望名兴叹。如《资治通鉴》续集中道：乾道四年七月，王悦知衢州，仙逝之日，百姓巷哭，即为立祠于徐偃王庙。惜这么一位民众爱戴的好官，却极难在地方史志、杂书中寻到关于他功绩的记录。虽本书不能尽如人意，然已如柳梢头透露出春消息：发掘历史文化、缅怀古代名人，激励今人创建文化名市。

三江水，清流滔滔，传颂历史名人的千秋功业！千里岗，松柏森森，耸立历史名人的不老精神！

目 录

灵惠仁慈王徐偃王	劳乃强(1)
仁祐伯杨炯	半 璧(13)
宋朝浙江第一位状元柴成务	黄谷成(19)
铁面御史赵抃	崔铭先(24)
转运判官刘牧	詹 剑(34)
龙图阁侍制毛渐	毛永国(41)
知名词人毛滂	毛永国(47)
尚书右仆射刘正夫	詹 剑(54)
仙源县开国男孔传	徐寿昌(61)
孔氏南宗始祖孔端友	徐寿昌(70)
户部尚书毛晃	毛永国(77)
礼部尚书毛友	毛永国(84)
中兴贤相赵鼎	刘 炯(92)
忠壮公徐徽言	梅志逸翁(103)
吏部侍郎魏矼	刘 炯(108)
吏部尚书汪应辰	半 璧(113)
南渡名宰余端礼	劳乃强(120)
南宋丞相江万里	半 璧(127)
帅丞马天骥	黄谷成(134)
资政殿学士余玠	半 璧(139)
江南名贤孔洙及其子孙	徐寿昌(146)
事元宋相留梦炎	半 璧(161)

衢州路总管薛昂夫	陈定寰(168)
科学巨星赵友钦	黄谷成(175)
印学大师吾丘衍	钱道本(183)
刑部尚书樊莹	樊子樸(189)
兵部尚书王敞	詹 剑(194)
明孝贞纯皇后王钟英	黄根发(200)
刑部主事方豪	慕贤 詹剑(207)
布政司左参政王玑	詹 剑(214)
刑部尚书毛恺	毛永国(221)
湖广金事詹莱	刘 炯(232)
龙游商帮中的儒商童佩	劳乃强(236)
针灸大师杨继洲	许 彤(241)
江西右参政叶秉敬	廖元中(247)
文林郎方元启	陈勇平 詹剑(252)
台湾镇总兵柴大纪	姜裕智(257)
兵部尚书费淳	黄谷成(266)
刑部尚书戴敦元	洪根达 詹剑(271)
岳州知府张德容	刘国庆(278)
守台名将罗大春	刘国庆(283)
清末解元郑永禧	廖元中(290)

灵惠仁慈王徐偃王

○劳乃强

这是一个悲壮的日子。

济水之滨的徐国都城愁云惨雾阴霾重重。天还未亮，城墙的南门就早早地开了，乱哄哄中，卫士、大臣们簇拥着一位国君模样的人凄凄惶惶地落荒而走。紧随他们的，是一拨接一拨的老百姓，扶老携幼，脚步踉跄，时而零乱，时而拥塞，乱风阵阵，尘埃四起……待到阳光穿透暗淡的云层照射到城中的街市时，往日喧嚣繁盛的市肆却静寂无声不见一个人影，徐国都城成了一座空城、死城。

那位仓惶离去的国君，就是历史上声名卓著的徐偃王。

徐偃王何许人也？

不妨去那些史书旧籍中探寻一番吧。

徐偃王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由后人辑录而成的战国后期的《尸子》一书：“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又说：“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上述的徐偃王显然是神话人物。

晋人张华所著《博物志·异闻》对徐偃王有较详细的记叙，兹节录如下：

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鵠苍，得所弃卵，衔以归，覆暖之，遂蛻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徐君国。偃王既袭

其国，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遂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伏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遣使乘驷，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人民祈祷，今皆见存。

这段文字对徐偃王的一生有较完整的记载，但仍有较浓的神话和传说色彩。

真正把徐偃王作为历史人物加以记叙的，最早见于先秦末年的《韩非子·五蠹篇》：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

汉初《淮南子·人间训》说法大同小异，只是把楚文王换成了庄王。

西汉东方朔作的《楚辞·七谏·沉江》说：“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东汉王逸注云：“徐偃王，国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诗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后，僭号称王也。偃，谥也。”

北朝郦道远《水经注》对徐偃王的记叙相对简明而客观：

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道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之，遣使之楚，令伐之。偃王爱民不斗，遂为楚败。

之所以说郦道元的记叙客观，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他采用“记史”笔法，而非文学的笔法，摈弃了那些神话和传说。二是因为他在时间的表述上以模糊概念的“周王”代替了具体的“周穆王”。因为古人早就指出，周穆王、楚文王、楚庄王不是同时代的人，这当中肯定有误。同样，郦道元也回避了伐徐的究竟是楚文王，还是楚庄王。这种“存疑”的做法比那种凭臆测进行的推断当然要慎重得多了。

关于徐偃王的历史记载还很多，如《礼记》、《史记》、《淮南子》、《说苑》等。由于内容大体不出上述范围，就不一一转引。文物佐证也不少，如1972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曾在废铜中拣得一只名为“班簋”的青铜器，学者根据形制、纹饰、铭文书体等考定为周穆王时的器物，其铭文中就有关于讨伐徐偃王的记载。

综合上述，我们不妨对徐偃王的生平业绩作个综述：徐偃王是春秋时期位于淮河中下游流域，以现在的安徽泗县为中心而建立的徐国的一个国君。由于他有一定的实力，而且施行仁政，因此得到诸侯国的拥戴，向他进贡朝拜者达三十六国之多。眼见徐国日渐强大，周王朝担心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便派人去游说楚王，要他派兵伐徐。楚是徐的邻国，当然不愿意徐国做大，便立即出兵攻打徐国。面对楚兵压境，徐偃王采取不抵抗主义，弃城而走，大批老百姓也跟着他走上逃亡之路。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时那悲壮的一幕。

二

恐怕连徐偃王自己都想不到，正是由于他在楚国大兵压境之际不战而走，为自己赢得了千古之名，成为历史上“仁义之君”的代表人物。

徐偃王其实是有野心的。他纠集起三十六国联盟，目的就在于和当时的周王朝分庭抗礼。他挖运河“欲舟行上国”，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原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所谓“得朱弓矢”，更是精心安排的一种制造舆论的手段。因为朱弓矢在当时来讲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物，“得朱弓矢”便造成了一种“天意”的假象。元末红巾军“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做法便与徐偃王如出一辙。

然而徐偃王实现野心的魄力却不够，一旦面临强敌，三十六国联盟顷刻瓦解，自己也落了个不战而走的结局。这其实在那些“有筋而无骨”、“娠而生卵”、“生时正偃”的神话中已透露了消

息，只不过是把他行为上的软弱附会到身体的“软骨头”上去了。这其实是名人崇拜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

徐偃王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周天子权威日益削弱，各诸侯国为了扩充疆土互相攻伐，互相吞并，“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时代，因而后来被称为“春秋无义战”。而长期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君君、臣臣”之礼，推崇“仁义”，要在这“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找出一位体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委实不容易，寻寻觅觅，他们终于把眼光瞄上了徐偃王，把徐偃王的不抵抗主义提高到了“仁义”的高度，说他是“爱民不斗”，是“以国易仁”，于是徐偃王就成了一位“仁义之君”，众多徐氏族人跟着他一起逃难也成了“仁义”之感召力的体现。于是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稳固和提升，徐偃王的声望也愈益提高，有关记载也多了起来。这当中最为人们熟悉的，当推唐朝韩愈所写的《衡州徐偃王庙碑》。

韩愈对徐偃王的业绩正是从“仁义”这一角度加以阐述的，并把秦始皇作为参照和反衬，因为徐与秦都是柏翳（也称伯益）的后代。最后结论是“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着眼点就在于一个“仁”字。

徐与秦俱出柏翳为嬴姓，国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处西偏，专用武胜；遭世衰，无明天子，遂虎吞诸国为雄；诸国既皆入秦为臣属，秦无所取利，上下相贼害，卒偾其国而沉其宗。徐处得地中，文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当此之时，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龙，骑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歌讴忘归。四方诸侯之争辩者无所质正，咸宾祭于徐：贽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命造父御，长驱而归，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

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驹王章禹，祖孙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继迹史书。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后迄兹无闻家。天子柏翳之后，非偏有厚薄，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

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学大家，列于唐宋八大家之首，又是鼎力维护道统的大儒，于是徐偃王的仁义之君形象便成了铁案。

当然，徐偃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弃城而走的举措确实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毕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使广大百姓逃过了一次杀戮，还促成历史上的一次南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这才是徐偃王有功历史之所在。

三

要讨论徐偃王促成的南北文化交流，首先得讨论一下有关徐偃王的一个谜，那就是他弃国而走后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事情似乎并不复杂，因为在张华的《博物志》和韩愈的《衡州徐偃王庙碑》中都说到徐偃王是“北走彭城武原山下”。但韩愈在同一篇文章中，对于徐偃王的下落又别有说法：“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也就是说，徐偃王出走后不是去了彭城而是来到了浙江的越城（今绍兴一带）附近。1982年曾在绍兴发现一座东周大型墓葬，这是一座有阶梯墓道又有壁龛的土坑墓，随葬品有铜、玉、金、玛瑙、陶器等1244件，其中一件铜器中有“徐王”字眼的铭文，因此在考古界引发了这是徐墓还是越墓的争论，成了考古界的一件悬案，也成了徐偃王去向之谜的佐证。

另外还值得指出的是，在浙江很多地方都流传有徐偃王逃亡浙江的传说，很多地方的徐姓族谱都奉徐偃王为始祖。如在嘉兴复礼乡有徐偃王墓，《至元嘉禾志》说“偃王逃之会稽，王之宗族尝有散在邑者，故后世为庙以祀”。《成化四明郡志》则说

“隐学山在鄞县东钱湖畔，旧名栖真，徐偃王隐学于此”。而《太平寰宇记》则说“徐偃王昔居翁洲”。翁洲就是现在的舟山群岛。另外于潜、浦江等地也有关于徐偃王的记载。

而其中最重要的，当推温岭县大唐岭麓的“徐偃王古城址”。

《嘉定赤城志》：“徐偃王故城在黄岩县东南大唐岭东（今属温岭县），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还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城东偏有偃王庙、碑、墓等。”

《舆地纪胜》：“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有二尺，厚四尺，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崇十四级。城上有乔木可数十围，城东偏有偃王庙。”

《台州府志》：“偃王古城在太平县（即今温岭县）西北三十五里，又县南有叶、鲍二将军庙，或谓即偃王将也。”

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董楚平先生曾专程前往实地踏勘。

古城地望与上引诸书记载符合。城址大多已成废墟，据当地群众说，一、二十年前，这里还有徐偃王庙和徐偃王碑。现在群众重建了一个小庙，写作“惰贤王”，不知是写错，还是祖传如此。徐古音涂，与“惰”极近。贤与偃同韵。东城与南城的残缺城垣、基址，仍未全废。内外城的痕迹也依稀可辨。古城座落在唐岭脚下，前面古代是大海，现已成为冲积平原。古城依山面海而筑，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可随地捡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碎片，而以秦汉与晋代的遗物为最多。此城使用时间很长，始建于何时，尚待正式发掘研究。尤令人瞩目的是，近年在这座故城遗址附近出土一件稀世铜器。

董先生所说的“稀世铜器”是一件青铜大盘，口径 61.5 厘米，重 22.5 公斤，并有浮雕龙身、立体龙头等精美装饰。有专家猜测可能是徐国的传国宝器。

正因为浙江境内有如此多的徐偃王遗迹，所以在学术界

也形成了一些不同观点。东汉的王逸就表示：“徐偃王，国名也。……偃，谥也。”认为徐偃王是徐国国君的通称。郭沫若则推测：“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者，亦未可知也。”蒙文通则提出“吴、越之版图亦徐国之旧壤”的疑问。董楚平则认为：“浙江各地盛传‘徐偃王’的史迹，应该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徐国衰败灭亡以后，王室、公族子弟逃窜浙江是完全可能的。徐是文化先进的古老民族，徐人入浙带来先进的徐文化，吴越文化中应有徐文化的成份。”

综上所述，我认为徐偃王究竟有几位，那位打了败仗的徐偃王究竟是否来到浙江，这些尽可以存疑，但徐氏族人曾大量来到浙江则是事实，徐国离中原远较浙江一带要近，徐人进入浙江，实现了一次南北文化的交流，把先进的文化带入古越之地，促进了这一带的经济发展，所以才使“徐偃王”不但为徐氏子孙后代所奉祀，也受到了本地人民群众的尊敬与纪念。事情很显然，因为仅靠徐氏族人，徐偃王的影响决不会如此之大，传说和遗迹也决不可能如此之多。

四

现在，我们应该来打量一个我们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了，因为“浙江另一著名的‘徐偃王’遗迹，是地处浙西南的龙游‘徐偃王庙’。”（董楚平语）这当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此庙因韩愈给它写过庙碑而闻名于世。”这里所说的庙碑，就是前面已提及的《衢州徐偃王庙碑》。之所以称“衢州”，那是因为历史上龙游隶属衢州府。

灵山，是龙南山区南缘一个有着近千家烟灶的古老村庄，鳞次栉比的屋舍傍着灵山江自南而北一字排开，足有一公里多长。灵山江对岸一抹青山与村子平行迤逦，宛如一架屏风。徐偃王庙就座落在村子的中街。这里的徐偃王庙又称“仁惠庙”，这是因宋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8年）曾加封徐偃王为“灵惠仁慈

王”而改名。庙虽已不存，但小街悠悠，屋舍画栋雕梁，荡漾着古朴的历史气息。略作打听，故老们都会以一种既自豪又遗憾的口气向你描述当年徐偃王庙的热闹气象以及每年正月十九“行徐王”社火的盛况。庙始建于唐开元初年，韩愈的碑文则撰于唐元和九年（公元813年）。庙碑一直立于庙中，后因年岁久远而断成两截，其中上半截在清朝咸丰年间的战乱中被湘军的一个师爷掳走，据说这位师爷还留下两句诗，意思是说要想找回这块碑，就请到洞庭湖畔来。为了保护剩下的半截碑，灵山人曾建有“景韩楼”专门庋藏，后来景韩楼在抗战中毁于日军的炮火，“半截碑”解放后由衢州市博物馆收藏。据地方志记载，村后那一抹青山也叫徐山，后来因徐偃王庙祷雨特别灵验，这山也就改称为灵山了。由于香火兴盛，市面繁盛，更由于徐偃王庙的名气，唐朝曾一度在这里设白石县，县治就设于灵山村。

相关的诗文更是连篇累牍，其中不乏名家名作。如南宋工部尚书、诗人刘克庄的《徐偃王庙》：

仁暴由来各异施，秦徐至今谁雄雌？

君看骊岫今无墓，得似柯山尚有祠。

南宋状元，灵山寺下人刘章的《偃王庙》：

仁义终难泯，丹心照汗青。

宋朝诗人卢襄的《登徐山》：

俯仰宇宙不可极，徐山千古苍云横。

不难看出，着眼点都局限在“仁义”二字。倒是清朝大学者俞樾独有见解，其《徐偃王祠》诗在记述了徐偃王“爱众不忍斗，王死殊堪悲”的同时，指出“不知杀身悲，良由举事乖”的失败原因。俞樾还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对偃王庙碑倾注了更多的热情，认为“汉石不可多得，唐碑已可宝贵”而专门写了一篇《韩昌黎〈徐偃王庙碑〉跋》，对韩愈碑进行了一番考证，还郑重其事地将这篇跋文刻石立碑于杭州西冷桥畔的俞楼。

上述种种，无不说明灵山徐偃王庙的非凡影响和重要地位。

在龙游县城东去湖镇的公路边，有一个名叫竹溪桥的小村庄，竹溪自东而来，绕村北去，溪水清浅，杨柳夹岸，自有一番田园风光和秀丽景色。旧志书在其条目下有这么一句话：“徐偃王遗址在县东二十里溪畔。偃王南走，筑室居此，故其溪名筑溪。”村子距县城恰好二十里，看来“竹溪”当是“筑溪”之误了。这里是我妻子的娘家所在地，我自然很熟悉，也进行过调查，只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而没有什么收获，但村人虽然姓氏较杂，却也以徐姓人氏为多，而且是聚族而居。这当中也透露了些许“筑室而居”的信息。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曾专程去了一趟位于龙游县东南角一个名叫“大公殿”的小山村。这是因为我在旧县志中曾查到这么一段有关徐偃王祠庙的记载：除灵山徐偃王庙外，“东华、湖镇、沐尘、锦溪并有祠，与灵山相埒。他则诸乡都并有之，土人供伏腊咸于是。”这段记载说明县境内规模大的徐偃王祠庙还有不少，而小规模的则“诸乡都并有之”。但因时代久远，动乱多多，我在实地调查中却一处都未能见到，仅发现南宋著名诗人谢翱有《游锦溪徐偃王祠下》诗。后来当我从一位朋友中打听到大公殿村有一个“大公殿”，因位于深山，所以至今保留，只是这位朋友也不知道所供奉的“大公”究竟谁。于是，抱着侥幸的心情，我专程进山“考察”。

不想，这一次却让我撞着了。大公殿位于村口，座南朝北，一条山溪在门前流过，叫芝源，是筑溪上游源头之一。殿屋为三开间，粗柱大梁，重檐翘角，虽显破旧，格局还很有点气派，可以想见当年气象的不同一般。令我惊喜的是柱子上的楹联虽然已经漫漶欠缺，但还有部分可以辨读，也正是这些残留的柱联，证明了“大公”的身份：

惟徐国乃为梓里；由彭城而到芝源。

神思福芝水，四万兆尊帝称王；
庙貌遍龙丘，亿万年歌功颂德。

只有这两对柱联是完整的，上面一对说明了和徐国的关系以及“南走”的路线；下一对“庙貌遍龙丘”则可和旧县志中“诸乡都并有之”的记载互相参照、印证。

就是龙游的一些民间风俗活动，也有着明显的徐偃王色彩。正月十五闹元宵本是我国自古以来的通例，而龙游县城及灵山等地的灯会都以正月二十日为高潮，因为这天是徐偃王的生日，因此就把一年一度的灯会活动和徐偃王的生日纪念结合起来进行了。

旧时规矩，这一天四乡八村都要以里社为单位，抬着花灯进城，并在东华山徐偃王庙表演，表示为徐偃王“上寿”。因此这一天县城热闹非凡，龙灯、狮子、走马灯、采茶灯、高跷和十番锣鼓、丝竹管弦等等争奇斗妍、歌舞达旦，成为一年一度的良宵盛会。

还有一个与各地不同之处是，灯会时，县城的城隍菩萨也被热热闹闹地抬着到东华山来朝拜徐偃王，直到第二天傍晚再送回城隍殿。城隍回殿时，沿途店面张灯结彩，燃放爆竹，而且每径一家店面，都必须待店家爆竹燃尽才得通过。如此挨挨停停，城隍的归程就走得很慢了。这样做是表示大家对城隍的挽留，请他多多为徐偃王尽礼。之所以要抬着城隍去朝拜徐偃王，是因为徐偃王乃城隍的娘舅。这当然是一种民间传说，但这当中也透露出徐姓族人迁居之初，与当地土著通婚结亲的信息。因为龙游的城隍庙就是原先的姑蔑宫，城隍神像就是原来的姑蔑子像。

五

正因为徐偃王影响如此之大，与龙游的关系又如此密切，因此，当龙游石窟横空而出，千古之谜众说纷纭之际，人们也就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徐偃王，把龙游石窟和徐偃王联系起来了。